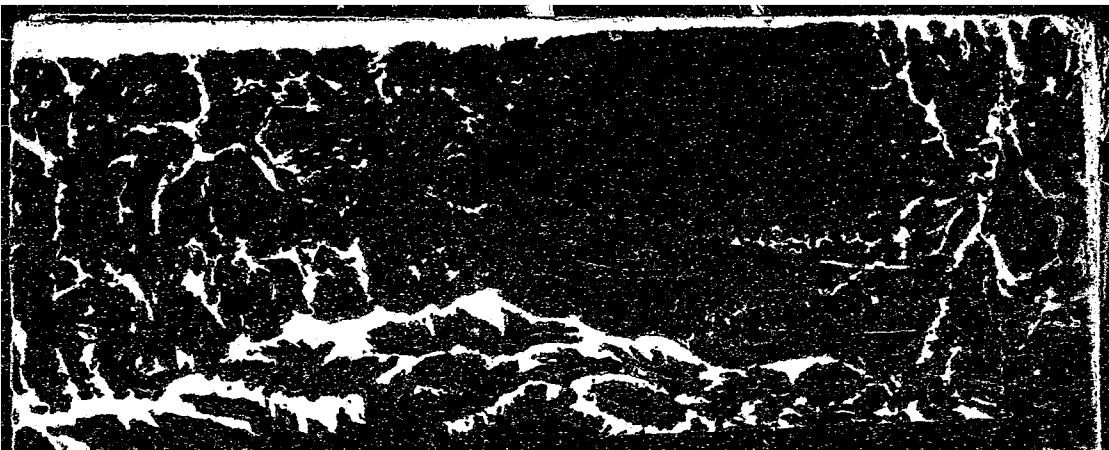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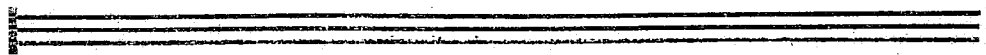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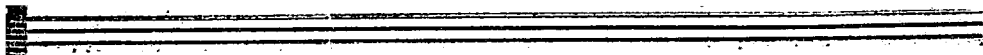


柴堡

詩事叙篇長

84
62

南京圖書館藏



848
627-64

柴

堡

梅
水

848
627.6-4



3 0537 9405 7

序

一九四一年的秋天，敵人動用了十萬兵力，對晉察冀的北岳區進行了空前殘酷的兩個月的大「掃蕩」，當時我被派到平定縣一個區裏，同那個區的負責人堅持該區的反「掃蕩」的工作。區長是個二十五六歲的青年，沉默寡言，老練沉着，生活刻苦，工作負責，不幾天我們就相處得很投機。當情況很緊張的時候我們分開了，他跑到最前面離敵人不遠的地方，組織老百姓搶秋。分手以後的不幾天，我正在一個村子裏工作，區裏的值班員回來告訴我，區長被捕了。這個消息不久老百姓也就知道了，我親眼看見因為區長的被捕在村子裏所引起的騷動，我親眼看見老百姓的悲哀同憤怒，我才知道郝區長在老百姓心

66145

裏的斤兩。一切營救的辦法終歸無效，區長終於英男的特性了。反「掃蕩」快要結束的時候，我從區裏到縣裏去，走了一個很高的山梁上，遇見我同區長曾經在他家裏住過的一個農民，他一把拉住了我，問我區長怎麼樣了，我無奈何地嘆了一口氣，告訴他：區長前天已經犧牲了；馬上豆大的淚珠從他的眼裏滴下來，他蹲下去，兩隻手蒙住了臉……。

反掃蕩結束了，我又回到我的原來的部份去，我很想操筆寫一點紀念郝區長的文章，但是因為別的工作的牽扯，一直沒有完成。一九四三年的秋天，我臥病在平西的醫院裏，當時敵人用了比一九四一年還要大的兵力，對北岳區進行更加瘋狂，更加殘酷的「掃蕩」，因為敵人的兵力不足，平西恰好成了一個空空，使我能够安然地躺在病院裏養病。晚上睡不着覺，想着山那邊不知道又要創造多少可歌可泣的事蹟，可是我却不能去參加這個偉大的戰鬪。睡不着，老是想來想去，郝區長的事

情又在我的心裏燃燒起來了，感情是再也按不下去了，於是我就決心把它寫出來。敵後的醫院都是寄居在老百姓的家裏，平西很窮，不要說桌凳了，連一間像樣的房子也沒有。我在貨郎挑子上買了點顏色，找了一個盛藥的小瓶泡了一下，截了一節高粱桿，把筆頭插上去，就憑着窗台寫起來了，有時候天氣暖和，也坐在草堆頭前，把紙墊在膝頭上寫。那時候醫生是禁止我過度使用腦子的，我不聽他那一套，見他遠遠地來了，我就把紙筆藏起來，裝做沒事。也曾因為突然想到了好的章句，半夜裏爬起來點上那盞破碗叉的油燈去寫，擾了同室病號的夢而挨罵，但是我也顧不得那許多了。因為感情的成熟，一個禮拜就寫好了。

寫好了我就沒有工夫去管它了。一九四四年的冬天，因病回到後方，還是住在病院裏；瘧子發得太久了的人，往往失眠，睡不着，我就彈着眼鏡，炕上，聽透過茫茫的冬夜，從山

谷中的大道上傳來的漫長的駝鈴。睡不着，想起舊作，於是我就取出來修改；修改好就寄給解放日報發表了。

去年戚桂華同志向我要稿子，當時我寫不出什麼來，於是就拿它擋了一陣，因此又在大連市中蘇友好協會出版的「中蘇知識」上登載過一次，還是用的「柴堡的風波」的題目。現在將付印成冊，覺得「的風波」三個字不甚妥當。朋友們也有同感，於是就把它刪去，改成「柴堡」。

或許個人還有點進步吧，現在看四年以前的舊作，覺得很有一些地方不滿意了，例如：還有些地方寫得嫩，人物刻劃得不够好，結構章句還欠妥貼等等，但是我已經沒有時間再改它，而且一些新的故事，還等着我去寫。

慚愧得很！現在我只能拿這件不成器的東西來紀念郝區長，以及在抗日戰爭中英勇犧牲的那些不朽的英雄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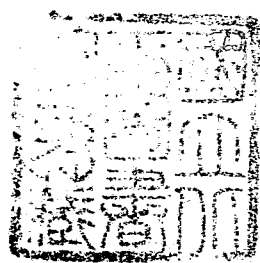
一九四七年十月二十一日深夜

第一章 柴堡的秋天

一

秋天給柴堡帶來好年景，
莊稼快熟了，
像一塊塊黃金，
河灘上、山頂上、山窪裏。

多好看呀！



襯着青的天，
襯着紅的樹，
襯着紫的山；

——柴堡人的心裏開了花。

人們說：

——今年能有好收成，
也是區長的好計劃。

二

滿地的莊稼，
實在強：

棒子已經黃了皮，
馬牙棒子，真愛人，
又粗又長。

穀子垂得彎彎的，
像狗尾巴，
一尺黃、大青穀……

風一擺動，
在太陽下
閃着光。

滿地的莊稼快要收割了，
人們心裏的快樂也快要收割了！

三

柴堡呀！

你真是歡活：

遠遠的就聽見人聲。

鷄叫、狗咬、碾子響，

走進村子，

噴臉的飯香。

柴堡不是往年的柴堡了，

往年的柴堡

像一隻病貓，蹲在山脚下，

屋上冒不起煙，
人的臉上沒有光。

今年的柴堡不一樣，
場築得光光的，
鐮刀磨得雪亮。

只等着莊稼熟透了，
一陣西風
收上場。

——人們眼裏看着好年景，
心裏愛着風長。

第二章 寒冬

一

柴堡呵，
提起你來，
真是一片傷心的話，
敵人真把你害苦啦，
不說遠的，

單說去年秋天吧：

整整七十天，

鬼子順着黑石川

竄來竄去。

哪一個石洞洞也掏過，

哪一條小溝溝也搜遍，

能帶的搶走，

不能帶的砸爛。

然後

一個村子一把火，

一個村子一把火。

臨走還來了一次大屠殺，
三百多個好鄉親

——血呀！

染紅了黑石川。

二

柴堡呵，
你最慘：

沒有一間房子是完整的，
沒有一棵樹是立着的，*
沒有一件傢具是好好的，

鄉親們走回村子，
在煙火堆裏
收拾破爛；

擦一把眼淚，
嘆一口氣，

水井裏是死屍，
地窖裏也是死屍，

哭一聲爹，
叫一聲娘，
喚一聲兒，

柴堡呵！
那是聽也不忍聽，
看也不忍看。

三

日子逼近了寒冬，
人民少吃鹽，沒住的。
北風在山溝裏只嚎嚎，
雪舖在地上。

抓一把菜，
接一把糠，
團幾個糠窩窩，

煮一鍋米湯。
受苦的撈口漿的，
婦女孩孩只喝碗稀湯，
日子頂在刀尖上。

四

區長呵，
從這個村子，
到那個村子，
挨門挨戶，
少穿的
解決衣裳；

少吃的

解決吃糧。

發着瘡子，

臉上像二畝荒坡，

他是那麼瘦那麼黃。

整整七十天的『掃蕩』，

他從沒離開三區一步，

餓了燒幾個生棒子，

晚上睡在山頭上。

一場瘡子，

從秋天到冬天，

人搞得像鬼樣。

五

冬天日子短，

打兩捆柴，

編一個筐，

紡幾錠紗，

太陽一轉就落山。

柴堡呵，

你睡着了，

你的區長却睡不着。

睡不着，

他在着摸：

怎麼使老百姓多找點生活，

多吃點糧的，

多弄件衣裳。

敵人的破壞隊，分工很清楚，有專管鋸樹的。

第三章 / 荒 春

冬天不算難過，
老百姓還有些糠，
還有些菜，
多少還有些殘糧。

再加上一家人的辛苦，

一天兩頓稀的
還喝得上。

又長又險的春天，
可真是一道難關。

二

春天像座獨木橋，
一走一呼搖。

芸苔菜才發芽，
菁薏菜才有銅錢大，
水菠菜只望見綠意見，

在水底下。

柳樹剛吐嘴，
老榆樹還沒節，

孩子們提着籃子，
在楊柳林裏
掃落下的楊花。

三

迎着災荒，
區長，帶領着三區，
帶領着柴堡，

他走在前面。

刨藥材、闢瘟鎗，
紡紗，織布，熬硝鹽。

日子不怕窮，
就怕不會打算。

區長是，骨頭裏
都能算出四兩油來，
往老百姓碗裏添。

四

可是，老康呵，

他還是沒辦法。

七十多歲的老娘，
耳聾眼花，

老婆病得像張黃紙，
走路都要扶着牆。

一群孩子，

像一窩小豬，

不給吃

就哼哼。

白天忙，

黑價忙，

還是忙不上吃的，
真難壞了老康。

五

——老康呵！
到察南去吧，
察南的年頭好，
糧價賤，
有工做。

老康，是個老實人，
他不知道該怎麼着。
——老康呵，

那裏是個空空，
鬼子不注意，
好生活。

老康，是個老實人，
他心裏有些活。

六

走察南吧，
鄉土難捨；

不走察南，
又怎麼辦？

挑起担子又放下，
挑起担子又放下，

老康呵，
他心裏難過。

七

把扁擔從他的肩上取下來，
區長，站在他面前。

——老康呵，
不要打這個糊塗算盤，
傳言聽不得，

人是毛毛草
再窮的地方也能長，
一離開土
就難說。

——老康呵，
相信我郝正光，
只要有我區長在，
就不能餓着你老康！

※ 榆樹才發芽的時候，兒細小芽如穗，所以叫穗
穗。

第四章 家

一

天氣暖了，
泥土活了，
要春耕。

種籽是件大事情，
單只柴堡

就有一半地種不成，
區長，他瞭的清。

一鞭子，叮叮噹噹，

打從繁峙川

馱來五十石種籽。

擦一擦臉上的汗，

算盤他撥的緊。

他曉得

誰家燒的苦，

誰家能自己解決，

誰家要幫助幾成。

他也曉得
自己家裏的苦情；

去年年頭不算強，
鬼子又一糟蹋，
這麼長的寒冬，
這麼長的荒春。

苦壞了一家老小，
苦壞了爹，
那白手成家的人

一冬一春，

他很少回家。

不是他不惦記家，

他怕見家裏的苦情。

老百姓都沒有吃的，
哪有東西去給他們？

老人也明白大義，

從沒向兒子要過什麼，

白天黑價，

用兩隻手奔忙。

苦點就苦點，

他體諒兒子的心。

可是，老人終於來了，
來叫兒子給想個法。

——沒有種籽下地，
多半地安種不下。

苦難的日子，

真把老人磨得不輕，
他的頭髮白的更多了，
他臉上的皺紋更深了。

坐在那裏緊嘆氣，
不吭聲。

三

兒子心裏很難過，
對着年老的父親，

怎麼好使老人失望？
不是不明大義的老人；

怎麼能使老人不失望？
更窮的是老百姓。

——爹！

賣幾畝地吧，

附要不了那些，

老百姓都沒法，

叫我有什麼拿回家？

四

第二天

老人回去，

沒生氣。

兒子把他送了很遠，

安慰了他，又安慰了他，

老人知情知理。

只是離開兒子，
轉過頭去，
流了幾點眼淚。

——地呵，
是他四十年的血汗，
一錘頭一錘頭
開出來的。

五

可是，柴堡呵，
你的哪一塊地
也是綠油油的，

從山頂到河邊。

隔幾天澆場透雨，

隔幾天澆場透雨，

好春天！

第五章 快樂的夜話

一

無邊的希望呵，

太陽落山了，

太陽又出山。

說不盡的辛苦呵，

一把血，

一把汗。

一滴汗水

一粒糧，

一分辛苦

一分報償。

日子像一碗糖水，

越喝越甜。

春天過去了

是夏天，
夏天過去了，
是秋天。

二。

秋天到，
暑氣消，
秋風來到山谷，
身上清爽。

秋天到，
莊稼熟，
眼看到手的年景。

生活有保障。
生活有保障，
心裏寬敞。

到晚來，

晚風涼，

人們聚集在場上，

談談笑笑，

閒話家常。

三

一談到年景，
老康，就想起區長。

——要不是區長，
哪還有我老康！

老康的幾畝好穀子，
今年能打四石糧。

一提到區長，
村長總是口服心服。

——莫說你老康，
不是區長，
咱村還得遭殃。

正當鋤二遍，

人病倒了，

人病的兇。

草長的兇。

不是區長領導變工，
年頭又要落空。

——
可不是，

命都顧不住了，

哪裏還顧得到莊稼？

多虧區長的好領導，

多虧大家！

多嚕說起來，

大順多嚙就感激，
如今他還臉黃黃的，
重活扛不下。

——你說一說呀」
「二豬！

有人打趣二豬，
他是個二流子，
光吃不幹，
簡直就是一口豬，
誰也把他沒法辦。

可是，

他如今變成好人，
他已經改了過。

怎麼？

我說就說。

區長一到我家，
就摸我的鋤，說：
『二猪，走，
撈地去！』

哎呀，

我二猪再當二流子，
真沒臉再活！

四

一陣快樂的笑聲，
人們散去了。

累了一天
還有明天的活等着。

初五六的月亮，
快要落山了，
白茫茫的露水，
壓在莊稼上。

鼾鼾子、叫哥哥、紡織娘，

滿山遍野

一片樂聲。

——柴堡呵

你睡得那麼香！

*「變工」是解放區農村生產上的一種勞動互助組織，把鄉村分散的勞動力組織起來，進行小規模的集體勞動，可以使勞動加強，產量提高。

*「三流子」即懶漢，本來是陝甘寧邊區的方言，後來各解放區都使用了。

第六章 保衛大秋

一

一夜西風吹，

只吹得

黑石川的河水，

嘩啦啦地響。

一夜西風吹，

只吹得
滿山遍野的莊稼，
黃又黃。

一夜的西風
送來緊急情況，
鬼子竄到沙河岸上，
反『掃蕩』已經打響。

柴堡呵，
你的好日子，
還擺在虎口上；

柴堡呵，

新的戰鬥又來了，
準備好你的力量！

二

三步併作兩步，
區長走在路上，
腳下緊忙忙。

情況這樣緊張，
區長的心裏有些慌。

滿眼好莊稼，
還沒動鏟，

金黃黃地

鋪在地上。

老百姓的血呀，

老百姓的汗呀，

老百姓的命呀，

——不能讓鬼子來搶！

三

區長他到柴堡。

走着，

他心裏盤算着，

他總記着柴侯。

柴堡村子大，

人口多，

事情雜。

他怕出個什麼岔，
損失了莊稼。

雖然柴禮是個好村長，

立場穩，

辦法多。

可是情況緊，

他還是放心不下。
天沒亮，
他就從區上來啦。

四

先召集幹部商量妥當，
然後秋收動員大會，
開在村邊的場上。

場上擠滿了人，
男的，女的，大人，娃娃，
都來聽區長講話。

報告了情況，
然後他說：

——年的血汗啊，

鄉親們！

命根子呀，

鄉親們！

穩收穩打不行了，

要大夥兒一條心，

馬上組織起來——這！

勝敗就在這一場，

鄉親們！

我郝正光就擔心，

大家夥有這個保障？

全場子一聲喊叫：

有！

好區長。

你在前面走，

咱們老百姓隨後跟；

你有好主意，

咱們老百姓有力量！

第七章 突擊

一

——武裝保衛秋收，

不叫鬼子搶去一粒糧！

在區長的號召下，

柴堡，馬上動起來了！

全村的青壯年，

分成十二個突擊組。

突擊組與游擊組結合

一邊搶秋，

一邊準備打仗。

半勞動力也組織起來，

婦女們也編進去，

老年人站崗放哨，

小孩子送飯趕騾子。

——柴堡呵，

你一定能够勝利，

這一場作戰。

二

秋天的太陽
照着滿地透熟的好莊稼，

哪一塊也愛人，
哪一塊也好看，
少的也打七斗，
多的能打一石；

不能讓鬼子搶去呵！
辛辛苦苦，
一年的血汗。

三

突擊組呵，
真能幹：

鐮刀拿在手裏，

像陣風，

一彎腰

就是一大片。

這邊向那邊比賽，
那邊向這邊挑戰。
說說笑笑，

不疲乏，
大家比着，
幹得歡。

如果敵人要來，
那就叫他死在這裏！

道上的雷坑

張着嘴，

地雷就堆在地邊上，

火槍裝足了藥，
一點火就響。

四

一趟一趟，

區長也在同大家
往回擔。

你看那

大綑的穀子，

在他的肩膀上
一擲一擲。

——區長呵

別濕着了！

區長呵，
歇一歇吧！

不怎的，
別看我幹了幾年工作，
拿起來
一樣沾。

五

區長，就這麼個脾氣，
他佈置了工作，
不親自看看，
心裏總是不安。

晚飯後，
幹部們聚在一齊，
總結一天的工作。

兩百畝莊稼
收到場上了，
溜軸一片響
在碾。

第八章 晴天的霹靂

一

秋天的晚上好月亮，
把柴堡照得像夢一樣。

可是柴堡沒有在夢裏，
柴堡還在水溝上。

你聽那田裏的鋤刀，

你聽那場上的溜軸，
你聽那道上的扁担，
煽起的風。

突鑿組呀，
比着幹！
月亮的夜呀，
好衝鋒！

——可是，
柴堡呀！
你做錯了一件事，
天已經晚了，
你不該讓你的區長

還去龐鎮。

二

太陽又掛在天上了，
它還是那麼光明，
照得金黃的山谷，
照着柴堡。

柴堡還是同昨天一樣，
柴堡還在忙。

秋天的天空，
像一塊藍紗子，

又明亮，又乾淨。

柴堡人的心，

就像這秋天的天空，

又乾淨，又明亮。

——柴堡呵！

你的明亮的天上，

恐怕馬上就要刮來烏雲。

三

消息像一股怪風，

刮進柴堡。

柴堡呵，
馬上騷動了：

打場的
撒下了溜軸，
割穀的
扔下了鐮，

滿臉熱汗，
女人們從灶下走出來，
小孩子
也吓黃了臉。

亂哄哄地

人們在村子裏走着：

亂哄哄地

人們互相傳告着：

——區長被捕了！！

——區長被捕了！！

好像晴天一個霹靂，
響在人們底頭頂上。

四

怎麼啦？

好（郝）區長！

——怎麼啦？

好（郝）區長！

報告消息的，

像背了個大冤屈，

又是蹣腳，

又是嘆氣。

——前天拂曉，

大山鎮的敵人

包圍了膠窪。

搶了一天莊稼。

昨天

大山鎮的敵人撤走了，

哪知是迷惑老百姓，

今天拂曉

就出了這個岔。

唉！

區長太辛苦了……

——龐津的崗哨太混蛋！

人都捆走了，

他還睡在崗上打鼾。

第九章 營救區長

一

區長呵，

你撞了天大的亂子，

你遭了天大的災難，

人們怎能不焦急，

區長呵！

只要想一想你的好處，
只要想一想你要受苦，
人們怎能不害怕。

你是好區長，
在人民的心裏，
沈甸甸

真够分量。

二

——噠！噠！……
鑼聲響起來了。

——嗚！嗚！……

口哨吹起來了。

——開緊急會了！
開全村的緊急會。

——噠！噠！……

鑼聲在吆喝着人們。

——鳴！鳴！……

口哨在催促着人們。

三

讓莊稼倒在地裏吧，

現在要營救區長！

讓糗食搬在場上吧，
現在要營救區長！

丟了區長，

就是有了好收成，
又該怎麼樣？

人們向村公所走去。
凡是能說幾句話，
能出一個主意的，
都向村公所走去。

四

都來了，
年輕的，年老的。

鄭來了，
幹部，老鄉。

蹲着的，立着的，坐着的，走着的，
屋裏，屋外，

一片愁雲，
罩在每個人的臉上。

不用再報告開會的意義，
村長說話了，
他竭力使自己鎮靜。

——不要慌張，
慌張不頂事，

……

——現在

第一，是營救區長，
第二，是完成區長的號召。

完成區長的號召不困難，
大家都有這個把握，

白天幹不了黑頭幹。

區長攢在敵人手心裏，
營救區長，
可有些麻煩。

五

年老的默默地噙着烟鍋子，
年輕的急得大張着眼。

誰能想一個好辦法？
——實在不好辦。

——狗禽的！

咱們同鬼子拼了！

今天晚上打進大山鎮，

把區長搶出來！

拼

中隊長火了，*

那年輕的小伙子。

——對！

打進大山鎮，

把區長搶出來！

自衛隊，*

全體贊成。

——可——不能！

可——不能！

這是要區長死得快些。

老漢們吓得趕忙阻止，
好像民兵就要動手。

——還是花錢買，

買通漢奸，

只要區長能出來，

只要區長能得到安全。

無論化多少錢，

咱們老百姓負擔！

就這麼賄們村的主意，
趕快向區上提議。

「區長是三區老百姓的區長，
幾年來

區長辛辛苦苦爲了賄們，
今天，

賄們要爲了區長！

* 晉察冀把一個村子的民兵編成一個中隊，一個村子的民兵隊長就叫「中隊長」。

* 普通叫村子裏的民兵，叫「自衛隊」。

第十章 英勇的死

一

夜是那樣的長呵，
屋子是那樣的冷。

區長呵，
你坐在牆根前，
一個人。

你的罪真是受足了，
你已經變了形。

可是，

你靠在那裏，
沒有哼一聲。

區長呵，

你是一個鐵打的人！

二

人民相信你，
相信你是一塊鋼，

只會斷，不會彎，
站在敵人面前。

可是敵人想叫你彎，
他想叫你變心，
變了心，
給他幹。

先給你苦的吃，
殺一殺你的火氣，
然後再給你甜的，
暖你底心。

敵人把你移到一個好屋子裏，

大酒大席擺在你面前，
給你道歉。

區長呵！

你底鼻子動也沒動，
你的眼睛看也沒看，
就這麼

一連三天。

三

你坐在那裏，
還是那麼平靜，
還是那麼穩。

可是，區長呀！

你底心裏

却不安生。

是害怕你要死嗎？

不是的，區長，

你早已把生死丟在一邊了；

是捨不得你底妻子？

是捨不得你底年老的爹娘？

是的，他們是難捨的，

但是你不能爲了他們，

丟了三區的老百姓，
你不能爲了他們，
背叛你的黨。

區長呵！

你擔心會丟了三區的大秋，
因爲你
受到影響。

你知道

三區要引起怎樣的騷動？

你知道

你在人民心裏的斤兩。

四

誰能把你的話
傳給三區呢？

外面是茫茫的夜？
是鬼子的腳步聲，
四面是冰冷的高牆。

區長呵！

你的話只有帶到墳墓裏去了。

五

忽然，

一個念頭飛到你底腦子裏。

.....

.....

區長呵，

你笑了，

你底眼睛亮了！

六

天明了，

漢奸走進來。

你對他睜開了眼，
這是求救的眼。

像一條狗被召喚，
他搖頭擺尾，
走到你跟前。

你告訴他，
你想吃點什麼。

你告訴他，
你想活，
你打開了這個算盤。

只要太君能給留下這條命，
明天大山鎮的集上，
建點功勞
給太君看看。

——他樂了，
眼睛笑成一條綫。

七

天氣很好，
集市很熱鬧，
烟滾着，
塵土飛揚着；

人擁擠着，
叫罵着，
來來往往。

——區長呵，
幾個鬼子押着你，
後面跟着太君，跟着翻譯官，
看你今天建立功勞。

八

一張桌子，
擺在大街上，
一躍你跳上去，

你是那麼激昂：

——三區的鄉親們聽着！

我郝正光要死了，

你們不要難過，

我希望你們

勝利完成秋收！

.....

太君呀呀地暴叫了！

手起刀落……

血呀，

泉水似的噴着。

你在血裏滾着，
你還在喘嗎？

——我希望你們

不叫鬼子搶去一粒糧，

我……

我死了才閉眼！

——知道了！！

區長！

人羣裏

一聲大叫。

集市馬上混亂了。

——區長呵！
你聽見是誰？

.....
.....

第十一章 光榮的葬禮

一

人民把你底屍首搶回來了，
要給你舉行一個
光榮的葬禮。

爲了你的好處，
爲了你的忠心。

首先得告訴你呀。

好區長！

他們澈底完成了你的號召。

——可是呵，

他們失去了你。

二

十月的太陽，

照着收穫以後的山谷，

山谷很寬敞。

據點四周滿佈了地雷網。

民兵把守着山頭，
土砲裝足了藥，
架在山頂上。

就在柴堡給你舉行葬禮，
啊，好區長！

三

靈棚搭在村東的一塊穀地上，
黑漆漆的大棺材，
停在正中央。

靈前堆滿了花圈，

棚裏棚外一片白，
全是輓聯。

入口處，
是一個相枝紫的大彩坊，
四個大花球，
掛在四角上。

——區長呵，
你好風光！

四

隊伍來了，

人民的隊伍。

模範隊、青抗先、
童子軍、婦救會……

還有各村的樂隊，
笙、簫、笛、管、九音鑼，
全是一些老吹手。

他們來了，

想着你的好處來的，

他們來了，

念着你的忠心來的，

他們來了，

從四面八方

走到你的靈前，

他們來了，

帶着沉痛的心，

給你送葬。

——區長呵

你好風光！

五

哀樂響動了，

全體肅立在你的靈前。

這是人民的葬禮，
由人民的代表主祭。

所有的頭顱都向你垂下，
所有的聲音都向你沉默，
所有的心都向你立起。

只有農民才有的
真誠的淚珠，
落下，從人民的眼裏。

六

主席說話了，
他的話最沉痛；

——這損失沒法補償，
沒法補償！

我們失去好（郝）區長。

新區長說話了，
他說：請你安息，
一切拿你做榜樣。

大隊長的話最激昂，
他發誓要打開大山鎮，
把捷報送到你的墳上。

——你可以安息了！
好區長。

七

十月的天空下，
樂隊哀痛地在吹奏！

十月的山道上，
行列嚴肅地在行進。

一個人胸前
一朵白花，
一個人心裏
一片憂傷。

——永別了！
好區長。

行列啊，
是那麼徐緩而蜿蜒，
樂曲啊，
是那麼熱情而淒涼。
送你一直歸了土，

把你安放在邊區的胸膛。

——你安息吧！

好區長！

*「模範隊」是選拔自衛隊中的年輕優秀份子組成的，是民兵中的骨幹。「青抗先」是「青年抗日先鋒隊」的簡稱，十五歲到十八歲的青年參加「青抗先」。區的民兵隊長叫「大隊長」，是脫離生產的。

第二十一 人民的哀思

一

秋天快要過去了，
河水淺了，
柏樹林暗了，
露水已變成霜。

野菊花

迴開在寂寞的山坡上。

寂寞的不是山坡，

寂寞的是三區人的心。

寂寞的是柴堡。

人民在想念你呀，

好區長！

二

早晨，

白霧罩着山谷。

太陽出來了，

驅散了白霧。

放羊的趕着羊羣，
走到高山上。

長鞭子揮在空中，
你聽他在唱：

——「西風滿山跑，」
秋去冬又來。

冷清清的，
你一個人
躺在山坡上。

好區長！
好區長！

我把羊羣
放在你的墳前；
摘一把野菊花，
插在你的墳頭上。

三

秋去冬又到，
村裏紡車響。

太陽照在窗戶上。

屋裏亮堂堂。

婦救會主任坐在炕上，
同她的鄰居紡棉花。

婦救會主任說：

——大家會紡紗，
多虧好（郝）區長，
他熱心提倡。

鄰居說：

——度過春荒，
紡車真出了力量，
這張紡車

還是區長親手發的獎。

婦救會主任說：

——那天可巧不舒坦，
不是，也去送送他。

四

冬初的夜呵，
長又長。

西風的聲音，
河水的聲音，
紡車的聲音，

——榮堡的夢也長。

漆黑的夜，

一星火光，

村長睡不着，

嚼着烟鍋子，

坐在炕上。

不是他的年紀大，

不是疾病纏磨他。

他是你的好幹部，

他是好村長。

他睡不着，

他想着工作。

他想着你呀，

好區長！

想着你的好處，

想着你對於他的教育，

想着你的人兒強。

第十三章 雪夜的行列

一

昏蒙蒙的大地上
雪落了。

美麗的雪
新的雪，

大朵地

飄落、飄落……

無邊地

飄落、飄落……

山呀，

河流呀，

樹林呀，

村莊呀，

好明亮！

晉察冀閃着銀的光。

雪地上，

馬在奔跑，

軍隊在演習，

民兵在操練。

哨兵端着槍，

好像站立在天空上。

晉察冀呵！

你底每一條神經，

都緊緊地

繃得像弓弦。

晉察冀隨時在準備作戰。

二

大大的幾顆星
照在雪地上。

夜啊，
好明亮。

風息了，
雪停了，
只有流水
還在冰下歌唱。

悄悄地，一個行列
從柴堡出動了。

好像白紙上
移動着一條黑綫。

啊

好區長！

那是大隊長在你的靈前說的。

——一定要打開大山鎮，
把捷報送到你的墳上。

一九四三年冬寫
一九四四年冬改寫



GHAIBAO

一九四七年十一月在大連印造

一九四八年八月在哈爾濱印造

東北版發行三千冊

版權所有

作者 方永
出版者 光華書店
發行者 光華書店

柴堡

№ 71. H. 3001-6000

